

莊勇

真正殺人動機尚未水落石出

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正當本國近期接二連三發生綁架案，引起社會上人心惶惶之際，呂宋島中部的紅溪禮斯市日前又發生了一起韓國遊客遭騎摩托車劫匪搶劫，因激烈反抗而被開槍射殺身亡事件，真可謂屋漏又逢連夜雨。沒想到當大家尚在對該起劫殺案議論紛紛之際，馬尼拉以東的安智波洛市一間麵包店，又於本週二發生嚴重命案，造成至少7人死亡，引發社會震驚！

案發於凌晨時分，一名男子闖入該面包店後，趁裏面的員工都在熟睡時連刺7人致死。死者皆為店內員工，其中包括兩名未成年人。大家都認為，倘若這是一起搶劫案的話，當時店裏的7名員工都已入睡，兇手可以輕易地劫走裏面所有值錢的東西，何以要置那7名員工於死地呢？

直到嫌犯向警方自首後，他才供稱其中一名死者是麵包店的股東，該店是他與對方合夥經營。據他表示，自己所以痛下殺手，是因為無意中聽見死者們密謀要用枕頭將他悶死，並偽裝成意外身亡，好讓嫌犯的妻子誤以為是自然死亡，從而順利繼承整間麵包店的所有權。嫌犯聽後懷疑對方圖謀透過殺人方法，奪取其股份並侵吞整間店鋪，因此在飲酒後情緒失控，趁眾人熟睡時持刀行兇，造成7人死亡的慘劇。

倘若嫌犯所說屬實，他可以告訴其妻子麵包店的合夥人正與其他員工密謀要加害自己，如果他發生不測，千萬別相信自己是

自然身亡，一定要深入徹查，以識破他們的陰謀，讓他們的詭計不能得逞。他也要趁其合夥人不在場時，向那兩名未成年的員工核實此事，並答應對方只要願意出面指證主謀者，將不再追究他們是否涉及此項陰謀，然後一同前往報警。

可是嫌犯並沒有把事情交由警方處理，而是選擇了「替天行道」，結果自己反而可能成為受害者變成加害者，令人感到遺憾。即使合夥人確實想要謀財害命，他也不能向對方下毒手，更何況事實真相尚未查明，他不能夠因懷疑對方圖謀不軌而先下手為強！尤其是死者當中有兩名未成年者，他能確定他們也參與此項陰謀嗎，想不到他竟然下得了手，一旦證實兩人是無辜的，他將如何對自己的良心交代？

此外，警方也不能只聽嫌犯的一面之詞，他果真是因為無意中聽見死者們密謀要殺害他而現行動手？為什麼只要其妻子誤以為自己是自然死亡，合夥人就能獨吞該店？難道其妻子不懂得或者無興趣經驗嗎？還是她跟合夥人有一套？

再者，如果他是飲酒後情緒失控才行兇，他當時應該是在店裏喝醉酒才對，可是案發時他卻是從外面闖入。要是他是從遠處前往該店，那麼在喝醉酒的情況之下，他可能在沒有人陪伴下，自己可以來到該店嗎？若是他當時尚有意識，何以說是因為情緒失控才行兇呢？警方必須對此案展開深入調查，才能夠知道嫌犯的真正殺人動機是什麼！

4/22/25 (二)

李天榮

教宗方濟各與中國：互敬互信、共享希望的歷史性對話



這個世界剛失去了一位道德巨人。歷史上首位耶穌會出身的教宗——教宗方濟各辭世了，留給人間一段充滿智慧、道德勇氣與無盡慈悲的傳奇。

在一個充滿犬儒、政治分裂與無休衝突的時代，他宛如一束溫柔卻堅定、進步卻植根於傳統、公義而寬恕的光芒。這個世界正哀悼一位精神巨人，一位真正的和平與正義捍衛者。

雖然他已離去，教宗方濟各的啟蒙式領導，以及他對聖座與中國關係改善的夢想，仍將不斷迴響。

他致力於促進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對話與互敬的種子，為全球外交史寫下崇高的一頁。

在東西方交流綿延曲折的歷史中，鮮有人如教宗方濟各般誠懇而尊重地致力於與中國建立橋樑。

他不僅肩負天主教會的精神重擔，也承繼了耶穌會的學術與外交傳統——這個修會的早期傳教士曾為中西文化交流立下不朽功勳。

自其任內伊始，方濟各便向北京伸出友誼之手。

2014年訪問南韓時，中國罕見地允許教宗專機穿越其領空——這項榮譽在1989年曾被拒絕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飛越中國領空時，方濟各傳訊給習近平主席：「謹向閣下及貴國人民致以誠摯祝福，祈求上主賜予和平與安康。」

此舉象徵了他對中國的深厚敬意，他曾稱中國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對教會而言，是希望與應許」。雖然他始終未能踏上中國土地，卻始終心繫此行。他曾語帶激動地說：「我當然想去中國——明天就出發也願意！」

他的渴望不僅是外交層面的，更是精神與歷史層次的呼喚。耶穌會與中國之間的深厚情誼，可追溯至明朝（1368–1644）時期。

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中文名利瑪竇——是第一位獲邀進入北京紫禁城的西方人。他不是殖民者，也非征服者，而是一位學者與道德教師，深得皇室信任。

他通曉中文，精研儒學，並尊重中國傳統，甚至成為皇子之師——展現了罕見

的文化契合。

早在利瑪竇之前，另一位耶穌會先驅——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耶穌會的創會成員之一，于1552年客死於廣東外海的上川島，生前最大的遺願之一便是進入中國本土傳道。

他臨終時懷抱著希望，期待耶穌會的信仰與善意有朝一日能深入這個古老文明的核心。

後來，許多耶穌會的博學之士也對中國的科學與文化發展作出貢獻，甚至曾協助設計清朝（1644–1911）著名的皇家園林「圓明園」。然而，這座藝術與文化瑰寶卻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60）期間遭英法聯軍劫掠焚燬，令人痛心，亦成為提醒人類文化尊重與和解重要性的歷史警鐘——正是教宗方濟各所身體力行的信念。

教宗對中國的欽仰，也不止於歷史層面。

他的政治與道德願景，與中國所主張的和平共處與多極世界觀不謀而合。

方濟各經常強調「對貧者的優先選擇」——這不只是他牧職的核心思想，也與中國追求公平發展與弱勢正義的政策理念互有呼應。他曾語重心長地說：「人類的未來，不只掌握在政治家、大企業或權貴手中，而是在那些願意把他人當作自己的人手中。」

儘管他對中國的親善政策引來部分批評，教宗方濟各始終堅定不移。

2018年，在他的領導下，梵蒂岡與中國達成歷史性臨時協議，就主教任命問題展開合作。

直至他牧職的最後一刻，甚至是人生的最後一息，方濟各始終未將中國視為對手，而是對話夥伴。

一個可以與教會攜手追求正義、和諧與和平的古老文明。

願他透過言語、祈禱與行動所播下的種子，最終能開花結果，成就羅馬與北京、古老信仰與文明之間的歷史性交會——為全球和諧開啟新頁。他曾深情表示：「我一直尊敬中國。」

願這條道路終將走向他所熱切期盼的外交突破——梵蒂岡與中國的和解與同行。

（歡迎回饋與建議，請聯繫：willssoonflourish@gmail.com 或微信 ID：[W09178481818](#)）

莊勇



閒話雜談

蘇麗莎

沒有愛的信德是死的



寶島來鴻

A是天主教善會聖母軍的團長，她精明幹練，把團務弄得井井有序，她熱心堂務，堅守信仰，是個有信德的教徒。

教友B自幼接受天主教的薰陶，深切明瞭教理，也身體力行，活出基督徒的模樣與精神。B雖然參加聖母軍，但因擔心個人資料會有外洩的可能，可能引起麻煩，因此遲遲不願意依照規定提供個資給聖母軍備查，也因此為了個資問題，曾三次進出聖母軍，每當三個月的試驗期快屆滿時，副團長依規

定向B索取個資時，B他就臨陣而逃，暫告失聯，A忍無可忍，出言傷害B，並把B禱禱心從群組中拉黑，更堅決表明聖母軍不歡迎B這種人，B不甘示弱，反唇相譏，最後竟然引發雙方互告毀謗、精神傷害等罪名。

信仰或信心若沒有愛作為基礎或動力，就會失去了其真正的價值，僅有信仰而沒有愛心或實際心動，信仰便是空洞和無效的。

愛是信仰的核心，透過愛，信德的實踐才會更具意義，並能夠轉化人心，不然沒有愛的信的是死的。

周樹龍

立「坊」為史越千年 ——中國牌坊的前世今生



特稿

江南春日的午後，細雨如絲，我在徽州的青石巷陌間與一座石牌坊不期而遇。苔痕沿著石板路蜿蜒，四柱三間的牌坊巍然靜立，匾額上「樂善好施」四字鏤金雖被歲月斑駁，卻仍透著筆鋒的凜然與溫度。那一刻，我恍然懂得，這靜默的青石構築，原是古人寫給時光的情書，每一道紋路都藏著文明的密碼，每一塊石刻都在低語。

若要追溯牌坊的源頭，需將時光倒回三千年前的周朝。《詩經陳風·衡門》中「衡門之下，可以棲遲」的輕吟，勾勒出兩根木柱架橫樑的簡樸輪廓，這便是最早的大門。春秋都城遺址中出土的木架遺跡，既是通道，也是分界的象徵，成為早期城市規劃的無聲註腳。簡陋的橫樑間，已埋下文明秩序的種子。

至唐代，裏坊制的成熟讓門脫胎換骨。長安城如棋盤般被切割成108個坊區，坊牆如屏，坊門如眼。白日開啟時，鄰里

在門前寒暄，「街坊」的溫暖稱謂由此而生；入夜閉合時，坊門化作秩序的守護者。此時的坊門已不再是單純的木架，磚石基座穩如磐石，木製門樓飛簷斗拱，繪滿吉祥圖騰，題寫坊名的匾額在風雨中訴說著人間煙火。

牌坊與牌樓，同根而異葉。牌樓是繁華的宣言，如北京頤和園「涵虛」牌樓，斗拱層疊如雲雁振翅，琉璃瓦在日光下流淌金輝，屋頂曲線暗合天地韻律；而牌坊則是深沉的敘事，如平遙古城「孝義坊」，四柱撐起素淨額枋，質樸中透著莊重的力量。一者彰顯威儀，一者訴說滄桑，建築美學的分野恰是功能的註解。

無論是牌坊還是牌樓，其核心皆為精神的凝固。安徽棠樾牌坊群七座石構牌坊如史書頁頁展開：「慈孝天下」坊鐫刻父子代代的血淚，「樂善好施」坊銘刻商人興學的義舉。每座牌坊都是一枚時間的切片，連綴成地方人文的立體長卷。

建造牌坊，堪比修譜。

首先需「有料」——事蹟必須驚心動魄；或寒窗折桂的傳奇，或仗義疏財的善舉，或貞烈守節的決絕。寧波「貞女坊」上，一位少女為未婚夫守節終身的故事，被地方誌濃墨重彩，成為教化的活教材。

其次需「有人」——保薦者至關重要。徽商胡雪巖為母請建「貞節牌坊」，知府親撰呈文，層層遞至禦前。若得天子垂青，「欽制」二字便成至高榮耀。北京正陽門「袁崇煥祠牌坊」，崇禎親旨建造，石刻間流淌著忠誠的熱血。

最後需「有財」——建造耗資如海。普通百姓家的「敕建」牌坊，需典田鬻產方能籌措；「欽賜」牌坊雖由國帑支出，地方仍需精挑石料、延請名匠。景德鎮「陶成坊」的磚雕，每一筆都凝結著制瓷匠人的匠心，成為流動的廣告。

牌坊的等級密碼，藏在龍鳳榜的題字裏。最尊貴者為「欽制」，如北京十三陵「長陵牌坊」，六柱五間十一樓的恢弘形制舉世無雙，龍鳳榜上金光閃耀的「欽制」二字，是皇權的印章。宮廷匠人以雙龍戲珠、祥雲瑞獸的雕刻，將禮制規範凝固成永恆。

次為「恩榮」坊，如潮州「四進士坊」，記載潮籍士子的榮耀。龍鳳榜上的「恩榮」二字，是皇恩的漣漪。雖由地方出資，卻承載著天子的褒獎，雕刻間流淌著地域文化的韻律——江南牌坊常現漁樵耕讀圖景，嶺南牌坊多見荔枝芭蕉紋飾。

「聖旨」坊與「敕建」坊則是民間的

榮光。蘇州「義莊坊」因範仲淹之子在民間自建，成為家族榮耀的豐碑；閩中「節孝坊」雖無皇家印記，卻在百姓心中重如千鈞，是道德楷模的永恆象徵。

當歷史踏入現代，牌坊褪去禮教的枷鎖，在文化傳承中重煥生機。北京琉璃牌坊成為遊客鏡頭中的地標，西安碑林牌坊化作書法藝術的櫥窗，徽州牌坊群則躋身世界文化遺產，成為解讀傳統社會的鑰匙。在建築設計領域，牌坊元素與現代空間交融：上海豫園商城入口處，傳統形制與玻璃鋼構攜手，古韻與時尚在光影中共舞。

更重要的是，牌坊承載的精神在當代重獲新生。那些忠孝節義的故事，經過時代淘洗，轉化為誠信、仁愛、擔當的普世價值。東陽木雕牌坊博物館裏，年輕父母牽著孩童辨認石刻圖案，冰冷的青石化作文化基因，在代際傳承中延續溫度。

站在現代都市的鋼鐵森林間回望，那些散落古村的牌坊，恰似文明的座標，標記著我們的來處。它們曾是禮教的符號，卻在時光中沉澱為文化的琥珀——每一道刻痕都是祖先的智慧，每一次駐足都是今人與歷史的對話。當我們讀懂牌坊上的故事，便讀懂了中國人對榮耀的理解：那不僅是個人的顯赫，更是德行的堅守，是文明的敬畏，是對永恆的永恆嚮往。

這些風華絕代的古牌坊，將在歲月長河中繼續靜立，以無聲的語言，續寫中華民族的精神傳奇。

營中自殺後屍體火化，將骨灰帶回家鄉安葬。

文天祥與無名英雄張千載，同樣可歌可泣、名垂千古！

林鼎安

更多的是無名氏



談古論今

相對於爭名釣譽，菲華無數社會奉獻者更多的還是「無名氏」。無論是扶貧救災，抑或公益做善事，常聽到的是「不要寫我的名字！」宿霧無名氏

華校模範校長教師的大獎、兩代善人用的「青陽莊氏—老人」聞名菲島已有數十年的歷史了。大大小小的「無名氏」更是層出不窮。近日，菲律賓孝道學會泉州分會針對孝道弘揚情況，多屆的孝子孝女評選了，孝道徵文活動舉行了，為了推動孝道弘揚向縱深發展，擬設立一個評選積極弘揚孝道的個人和單位的「孝道榮譽獎」。連任商總多屆副理事長的戴

亞明先生，多年來大力支持故鄉的孝道學會。孝道學會擬命名「亞明盃」孝道獎，徵求他本人的意見。他回覆道：「舉辦的孝道杯，我可以資助，但不要冠上我的名字。」

筆者不由地想起了範仲淹的名句：「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都出高士、名士，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最多，高士之風十分鼎盛。他們不求名不求利，只是默默地為傳承發展中華文化給力。菲華社會雖是典型的商業社會，但不乏高士、名士，只是稱呼不同而已。菲華報刊時常出現的「一老人、一華人，一讀者……」為公益為慈善隱姓埋名的，不正是有山高水長

的謙謙君子嗎？

古今隱姓埋名的奉獻者，薪傳的是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秉承的是「施恩不圖報，無私無我」的精神。無數的「無名氏」隨著歲月的風煙飄遠了，但老百姓不會忘記他們，就像有些人記住了《正氣歌》記住了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但在民間中也廣泛流傳著他的老鄉、發小、同窗好友張千載，文天祥難時，他變產千方百計。文天祥押解大都，他一路跟隨，還在牢獄旁租房日日照顧文天祥。直到三年後文天祥犧牲，他還買通官府，把英雄的屍體和文夫人歐陽氏在俘虜處

埋葬。

「聖旨」坊與「敕建」坊則是民間的